

抵达古代文人曾经驻足的现场

聂作平笔下的人物命运相近，境遇相似，理想相仿，解读他们的个人命运，也未尝不是对中国传统文人生存状况的一次反思。

□ 撰稿 | 王 淼

自古以来，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即被视为中国传统文人的理想所在，同时又是他们的一种人生情怀——前者增进学问，后者增广见闻，均属传统文人磨砺自己的日常功课。而阅读古典著作，则尤其需要贴近古人的精神世界，或者抵达古人曾经驻足过的现场，方能设身处地地融入古人生活的情境，更加真切地领会古人的心理状态。聂作平先生的新著《山河做证》有一个副标题，是为“古道上的中国文脉”，书中内容即是以人物为中心、以古道为线索，对一些古代文人的生平经历与心路历程进行书写和解读。

钱穆先生曾经说过：“我们若譬喻历史是演戏，则地理就是舞台，人物就是角色。”可知每一个历史人物的经历都是与地理密切相关的。地理不仅提供了人物活动的场域，而不同的地理环境，也会影响到人物的心境和感情，所以没有对地理状况的了解，就谈不上真正理解历史人物。聂作平在《山河做证》中追寻古人的足迹，以古道串联起人物的生平经历，他写及的大都是唐宋文人，其中着墨最多的是杜甫、柳宗元、李商隐、苏东坡等人。他写杜甫，是从杜甫的行路轨迹去探寻诗圣的个人命运；他写柳宗元，是写柳宗元贬谪永州与柳州时的心境和遭遇；他写李商隐，是写李商隐的仕途失意与对人生的惨淡经营；他写苏东坡，是写苏东坡善于化解痛苦和烦恼的旷达与洒脱……

聂作平笔下的人物命运相近，境遇相似，理想相仿，解读他们的个人命运，也未尝不是对中国传统文人生存状况的一次反思。在高铁时代，从西安到天水只是一个多小时的路程，但在杜甫所处的农耕时代，他却足足行走了十几天；从同谷到成都，他更是跋涉了二十多天。



《山河做证》
聂作平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4月

杜甫其实并没有闲情四处游玩，他之所以到处奔波，完全是为生计驱使，是一次又一次狼狈的逃离，也是一次又一次为了不坐以待毙的艰难挣扎。李商隐的情况也基本相同，他虽然出仕甚早，却为牛李党争所累，不得不四处游走，寻求出路，短短的一生中，足迹踏遍天南海北。与杜甫和李商隐相比，柳宗元和苏东坡则因为政见不合，多次遭到贬谪，从庙堂之高流落到江湖之远，“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”。

在信息闭塞、交通不便的古代，文人的远行虽然各有自己的理由，却大多出于无奈。聂作平追寻他们的足迹，则力求找到他们行走过的蛛丝马迹，从而还原他们的人生经历，走进他们的心灵。在开封城外一片零乱破旧的民居间，聂作平找到了一个叫作吹台的地方，见证了杜甫早年意气风发的激情岁月，并产生了重走杜甫入川之路的念头；在潇水西岸的一条小河边，聂作平怀想着柳宗元的贬谪岁月，生发出“材不为世用，道不行于时也”的感慨；在泾水之滨五龙山边的古城墙遗址上，聂作平追忆着李商隐“走马兰台类转蓬”的宦游生涯，对李商隐的诗歌有了更深的感悟。

写作人文地理类的文化随笔，首先需要具备两个条件：其一，读过的书够多；其二，到过的地方够多。很多年来，作为一名学者型作家，聂作平一直以自驾等方式行走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，追寻古代文人的足迹，注目山川河流的变化，从而勾勒出古代文人行走的地图，考证古代文人与地理的关系。正是因为有了浩荡山河作背景，聂作平下笔多有体己之言，他能够准确地把握住笔下人物不同时期的情感和心里，将人物、历史和地理巧妙地融为一体，使他的文字具有很强的代入感和画面感。☑

书讯

《我见：马克·吕布纪实经典》

《我见》既是一本摄影集，更是马克·吕布作为摄影艺术家和全球观察者的的心灵写照。法国著名诗人安德烈·维尔泰在《马克眼中的世界》中描绘了一个漫游、嬉戏、流浪的视角，马克的摄影正是以这样的视角，对世界种种细节进行的敏锐观察和温情表达。从黄山到埃菲尔铁塔，从上海到吴哥窟，从伊斯坦布尔到五月风暴和独立后的阿尔及尔，马克·吕布通过他的镜头，捕捉了世界各地的多样面貌。